四書改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老晴稿

沈掄青秀升 周韓石臣 較

四書攺錯七十

添補經文錯

賢賢易色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祗一色字必添好字已過矣況好色安可易又必添好色之心然此是誰之心又必添其好色之心則以一字而添如許字天下必無此文理又且經中多色

字萬一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將何辨正不知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翼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舊註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輕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無違

無違謂不悖于理

此無違正對孝字卽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添補一字乃以悉逆

從親之令預添于理二字于其下則理卽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旣曰不違于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況理與禮同音旣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豈非多事

朱樟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懿子學禮夫子則從親爲孝正與下禮字相合祇未經明言則不改父臣與改父政未知所從在何等耳若謂無違非從親便是錯解況可添字吾必謂之學矣

吾必謂之
已學矣

惟未學故斷謂之學今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豈有冤誣之者而以此救正之耶且已學已耳何必曰必未學須斷已學不須斷也又且本文旣乖其于已說亦一往矛盾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猶兩下卜度若已學則生質之美又冤誣矣添補之騎驗如此

大學之道

大學者大
人之學也

大學學之大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大學習大藝小學

習小藝而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大學蹍大節業大道小學蹍小節業小道總是一義朱氏收大學補格物窮理爲學者始事而時多譏之因心不自安乃作答胡廣仲諸人書自爲辨說且造小學一書以爲古人涵養主敬皆在小學中故入大學後便可格物窮理因目小學爲小子之學而于大學則添一人字曰大人之學然終不能解說及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子之學而言亦竝不言此何等大人也明儒薛應旂爲兩浙提學副使以大學之道試諸生諸生有以三達尊對者應旂斥之其人曰大人之學朱氏章句也

大人舍德位與齒有他義乎應旂曰不然吾亦知章句添此人字然此字有添不得者假以德耶則何以處小學大學是大人得毋小學是小人乎若云以位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何解如以齒吾未聞長年高年而稱為大人者也況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即高年亦未也其人慚而退詳見大學證文諸書史長翟大人與大人攤樹而驅皆指長大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程氏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為政以德是以德為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為政

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庶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則領挈象有然也乃添無爲而天下歸之一語則是無爲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魏文靖曰解經最患添設論語兩譬如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取譬又一意者集註于爲政節孰先傳焉節兩譬俱各自爲說不知何解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持載覆幬錯行代明與此俱是正譬而

此光正體之最明快者何可以添補為抄變如此包註德者無為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若何晏輩學本習老氏故晉書耕籍詔早有朕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語實當時文臣變亂儒說大啓惠帝荒政及淸譚虛無神州陸沉之漸今程朱二氏援華山之教以叅易聖經宜其見此有寘契者但聖道聖學實不如是本文明下一為字與無為反且禮記有哀公問為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明日必有為明日必不可無為重呼發喚而註其書者必從而盡

反之可乎不可

詩三百

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固是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朱氏既創淫詩說必曲作回護以爲詩不能無邪惟讀者無邪耳因之講章必加讀字于三百之上不知自淫詩說行在明代日講不進國風謝文正著學規不使少年先讀毛詩是父不可以教子師不可以訓弟臣不可以進之君尚謂其書可讀乎且惟三百皆無邪故曰蔽蔽者蓋也此如世家云三百皆弦歌皆

合禮義皆可鼓節武故統舉三百而祇以三字葢之若讀則倘計多寡讀詩而已其于一言三百于蔽字總屬不合況經忌改補果有讀字則記三論者何難直出其字如誦詩三百類而必待宋人補之又況讀詩無邪讀淫詩則必不能無邪桑中鶉賁皆刺淫詩刺淫非淫猶之刺暴非暴刺亂非亂也故可讀若朱子所改淫詩皆君臣朋友繾綣悱惻刺心洞骨之語一變作淫則如嫚齊言淫瑣從肺腸道出魂魄俱動焉得無邪故宋元中子（即黎立武）作經論謂少讀箕子麥秀歌愁焉流涕稍長讀狡童而淫心生焉一

若隣人之婦皆目挑而心招者既久讀小序然後知狡童刺忽爽然自失葢讀詩之全繫于說詩如此今既已妄說而又欲責讀者以無邪是置身娼室親聞咬聲而使之正心其爲大無理大罪過莫甚于此若淫詩之辨詳見白鷺洲說詩卷

遠宗曰自淫詩說行而儒者力大其徒王柏并欲廢三百謂出于漢世閭巷浮薄之口非舊本其說竟載于宋史儒林傳中其後金履祥輩皆堅持其說然總無証據及明程敏政阿諂朱氏乃謂漢書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

晳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信如此言則三百篇非漢人僞書乎。乃考之漢書。歛政。刪改其文于詩。始萌芽。下。刪天下衆書三十四字。頗有詩下則割其半句以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一句割禮春秋下十二字而獨存三字天下有是引書法乎然且爲雅爲頌一人不能盡作僞而多人襍合將廢國風廢雅廢頌廢春秋傳及三禮之引三百者而且旁及史文皆遭改竄稍有人心亦當惻然也不安矣若歆傳本義係歆責博士立傳說學官

並不指詩詳見經問十五卷

不知爲不知

況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乎

不知是不知知不知是知知明白了義乃又添一語曰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反首鼠矣凡言必有要惟子路强求不知故子所告者要在不强不知不要在求知此非可一打一搓挪者稍一搓挪則言失肯綮聽者適迴不如不告之愈矣況天下有不能求知者中庸言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矣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公闢六服不必識西奏

講惑雖也至言學問則有求在知有求不在知者辨菽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求入口而強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爲有弊矣何添補爲

事君數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尊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

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舊註作速數解卽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祇偪促煩瑣之意子思所云僕僕亟拜楊子所云頻頻之黨是也先仲氏

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本文甚明添一言字則換一解矣此非抄變經文而何

繪事後素

後素後於素也

後素謂素在後也繪衣裳之事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白采在後虞書十二章所云以五采章施五色者其次第如此故考工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素功在後正其註也乃妄據禮器白受采以解考工遂以後素為後於素後素功為後於素功總添一於字而論

語虞書禮器考工記四書俱改變矣詳見禮樂條

我未之見也

但我偶未之見耳

未見力不足反復諄諄上文起下下文繳上決言力無不足耳添一偶字則見力不足者是其常而不見力不足者反其偶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遠宗曰道有力不足仁無力不足中庸中道而廢文王望道未見皆力道者故夫子亦明明以力不足者一等告冉求若力仁則仁人心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力仁與力道安可不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 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此又添出一層使知好樂三字彼我勾連無一步可進正首鼠之最壞事者知好樂卽知行得行必先知得必先行此爲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便了一行輙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可不行行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至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飽然方食不卽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況聖人立言

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如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則其言大謬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曰吾固知貴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盡無餘賸矣是謬言尚不可添正一字何況正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黨類也君子嘗失於厚小人嘗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如此則是人之黨非過之黨矣國語上黨之國註黨所也此黨字亦當作所解謂過之所也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其受過之所在愛兄孔子答昭公知禮其受過之所在敬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其受過之所在孝親故曰觀其過而仁可知焉乃添出厚薄愛忍四字已乖迕矣然且直添不仁二字而以仁不仁對待立言毋論本文無知不仁語卽學人解經亦應知當時有解是經者嘗考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爲本司受過人謂卽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爲西曹掾以母年八十而違制去官宋武稱爲觀過可以知

仁漢外戚傳燕王上書謂子路喪姊而不忍除服卽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稱嗇夫孫性以親故受汙辱名可謂觀過知仁則漢後行事但以知仁引此經若知不仁則遍考無有也且解經并應知他經之有與是經可証明者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是觀過知仁他經顯然也若知不仁則未有也

張文藏曰過同于誤原不必在薄忍一邊或過未必仁斯有之若不仁則惡矣如驩兜薦共工四岳薦鯀同一大過然驩兜非薄忍四岳非厚愛如此

則於仁不仁何與故知知仁須觀過所也吾浙康熙乙酉鄉試出是題主司周桐埜先生于監臨擬程大批愛忍厚薄不宜入文字若知不仁即痛抑不錄是科所取多名士硃墨文用天下 聖世文治必多應運而興者此非其驗耶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爲惡則無矣

此添一句便壞事夫子言有分寸豈不知裁志仁未必無過然誘人之語須是如此略一撓攙便消阻矣故知聖言無補救法也乃四書諸註全作補救其于

補者之身分則擡高矣如聖教何先仲氏讀此註嘗曰小註有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則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此說最確然當其向東時設有人曰此向東去未必不向西則其人尚肯行否是其人之終不向東行從此言始矣

仁與惡對待仁惡卽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

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過舉添補一句夫過即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搓挪究不明了然且自知無理又添補曰苟志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又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則夫子祇無惡二字何嘗有有過無惡四字而添之又添補之又補救之又救其不明聖言而支離乃爾然則聖道與聖學不中絕耶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

此與下有婦人焉二句决接不下須增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添補經文固已不合且旣貶周才忽揚周德周章難明故註欲于至德節另作一章亦疑其說有齟齬也不知周德之至以才盛起之謂有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翻覆見意前後一串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何例不合必添出入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況前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

定道統既以禹與皐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名畢散而忽與禹稷皐陶較升降分優劣者則于千聖相嬗大統亦謬亂不合何苦爲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祇文質等耳是本文即不可相無四字已是添出加之若必盡去其文以下二十字始接虎豹句天下無此添法矣舊註陡頂去文一間曰若然則文質不分虎豹猶犬羊矣竝不添出一字何等直捷了快即本

文三猶字亦一氣相承如連珠此非盧山眞面目耶

爲之難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

此添補之冣無理者爲之難言爲仁甚難也之者仁也惟爲仁甚難故言不得輕發也今忽添心常存三字于爲之難上則此之字是事字大無理矣且牛疑訒言非仁而子告之以惟仁故訒言則此爲之難正是仁正是訒言之故而乃反添一事字謂爲事難是訒言之故又添一心字謂存心是爲事難之故使斯謂之仁一問千頭萬緒了不相懸天下有是問答乎

且何以極直捷痛快之文而必使周章繆蔓至于如此況既註四書當識四書字意問仁曰可以爲難矣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此難字正是爲仁字在論語自有照應而乃添心添事雜出何爲

內省不疚

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又添無愧于心四字于內省不疚之上與爲之難同無論一氣之文必添兩層與司馬牛兩問公然兩對遡于有意乃既註四書亦當于已之所註略一檢點中庸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註言無惡于志猶言無愧

于心則無愧于心是內省不疚之效也今註論語而又以無愧于心爲內省不疚之由則一是效驗一是功夫將何適從豈儒者註經而可使兩經兩註自相矛盾如是

以直報怨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委曲之謂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取舍又爲添補而理反難通既曰於其所怨者則怨有何愛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倍無此事夫所謂取舍者

惟境與物二者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當取其人不報怨即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有不必報者睚眦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古小學講錄云愛憎與曲直大別曲直公而愛憎私以愛憎爲施報此宋學大悖謬處朱氏怨林黄中劾巳遂擠排黄中使終身不振唐仲友謂朱元晦尚未識字遂蓄大怨曲揭其在官時事不遺餘力致仲友所著書亦皆毀廢而後巳故當時後學

如馬端臨輩尚以黨同伐異純任好惡爲朱氏咎然則以愛憎爲直豈可訓也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氏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此不止添補實一反子言以救子之失然而不必者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與上文本性相對則原未嘗失言也孟子以堯爲君而有象王制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蓋陰陽之氣血肉之質原有不能變易者程氏乃云此總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春秋傳楚越椒晉楊食我當初生時即知其淪

滅此與不求放心何涉且以不求心而習愈下爲下愚所從來則是習矣本欲以習移下愚而下愚是習則其所以移之者又是何物況氣質之性朱氏謂起于張程則此正性之屬氣質者雖明言性亦無害況本文無性字而乃以下愚非性而補救之不又多事乎

當仁不讓于師

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値謂適相遇也一是相承謂擔當也未有人心而適相値者且未有人心而可擔當

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曰人所自有曰在巳則仁字且不認淸焉得添補況善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添解之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此書敢直提自君子之道至焉可誣也六句二十八字祇得一氣大概言君子教人或先或後如草木之

有區別豈可誣也一氣有始二句又一氣如是而已今註忽抄變其詞故作拗折夫以兩賢爲主客主本欲曉譬以抵客且示門弟子則當下措詞惟恐其意之不出乃其意必不能達一噓一噏必需在旁攙助之如傳婢之助嬰吻縭恐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攙以其末以其本六字然後成得先傳後倦句先傳後倦下必需攙但學者所至八字并有大小三字然後可接成草木區別句草木區別下必需攙若不量其淺深至誣之而已四句二十八字然後可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句是本文一

氣而添作四氣本文二十六字而添出四十六字豈
有此理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
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
之道焉可憮也皆數語一氣並如先傳後倦直接區
別可証
註疑倦字作怠解似教不宜怠故以不怠反言之不
知古倦字是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史稱
傳信爲符信或繒或帛或棨刻木爲合符而券即契

也以木牘刻之為要約之書屈曲犬牙各持其一以爲驗是傳券符合皆彼此授受傳信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乃說文舊註謂券即倦字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倦字是先傳後倦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掎摭而集解與集註俱不識予嘗曰四書未易讀豈或過焉惟教不宜倦故有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

其揆一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如此是揆其非其揆矣爾雅揆度也揆固作度解繇

是聖人有揆度不可云揆度聖人況又添出道字乎

舊註云聖人度量無不相同蓋得志行中國必有劑量百物之度故舜嘗攝政作百揆官百揆者謂百凡機務總在其劑量中也此本實字非虛字也註又錯也

張文楚曰小雅天子葵之葵揆也言諸侯雖燕皆在天子度量中其字義並同

日三省

以是三者日省吾身

日三省而曰日三者省不通且必增以是者三字則

添出矣然添出仍不通開口但云三省而曰吾以是三者省可乎三省三次省也省子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日三省三字連屬不是三件與三畏三樂前後各以畏樂字照應者不同

焉如來者之不如今也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此則怪誕之極不止錯矣不如今日非不若今日也謂與今日不相同也若謂不如我則不若我矣悅不若已聖賢所惡好學可不若已忠信豈可不若已況四十五十在後生爲虛期一着我字則夫子今日之

我與四十五五十或前或後俱須着落又況往來今昔從來屬一人言毋論後生是今四十五五十是來本文瞭然即毛詩始者不如今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俱無兩屬若云爾不可諫我不可追則笑話矣又況說是附和朱氏附和宋人說而不知其非近則知朱氏之非而故拚戾心俗儒講師皆云安知後生之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後生以附和朱氏使不如今三字既可屬我又可屬後生豈乎在遵註則得矣聖經何幸橫遭禍烈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一旦支離駢駁拕搭破碎至于如此讀之慨然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　閒字上亦當有與字

祇一人字而添出人君用人之失諸字既已怪極且謫者謫其人也既添諸字則所云謫者不謫其人而謫之用人之人其于人不足謫本何亦已難通然且此一人字直與下文莫不仁三莫不字相照應言人人然也若用人不足謫則于三莫不字無呼應矣況政不足閒又欲明添與字在本文內尤屬無理徐仲山日記曰國家有人民政事戰國叔世人民政事多不可閒然在善圖治者但當求之君而不當求之民

與事蓋人任君移政隨心轉君心者圖治之本也

子欲手援天下乎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本文祇七字而添至二十五字豈有此文例此本直捷言天下溺自當援之以所守之道可手援乎蓋不越禮即是道此正示之以所援之自有在也猶云我管是教兒也何必添如許字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誠已是信乃又添意惻怛三字則仁矣信與仁何涉

且既可添字則何字不可添萬一添恭敬羞惡于誠意下亦是信乎況信本是德大易以仁義禮信為四德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為五德是信不是效故信可用功者禮請肄簡諒肄者習也諒者信也信原有功力可以習學而乃曰人信之曰上下交孚是指之為效而于信之一字全無本體可乎又況信對勞言則徒役簡稽令無參變增韻所云不差爽者若信對諫言則篤摯慤實言無虛詐集韻所云不携貳者非可以交孚二字謂民亦信我君亦信我也故此從說文諸詁則單訓誠字不然則從大易訓貞字論語亦云

君子貞而不諒若云人信我則既屬之效而附和之徒謂誠意惻怛是信字之由則信竟無字此誣妄不道大壞經學者不可不辨

故時措之宜也

既得于己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言成己成物一本于仁知之性故外內人已時措之而皆得其宜最了快語乃忽添事字且專屬之物使同德合道以故字統承者而忽作偏戾大無理矣況事是何物本文于仁知道德外別無此字見中庸說

是以論其世也

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詩書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詩自吉甫寺人諸有名外知是誰言書自仲虺伊傅周召諸大篇外亦不盡著爲何人之言君世則時代之稱前世後世創世繼世何處可着得一行字況既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跡則古人行事舍詩書別無可見不得以詩書專屬言謂詩書之外別有行也又且順文通讀謂友天下不足又友古人則必讀書論世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諸其字皆賍古字讀古書論古世然後可友古人也若其字指人則其人爲人人矣乃一往鶻突添言補行古經從此大晦

矣嘗考論世法如周有八士不知爲何王時人而春秋外傳謂是文王時人師摯陽襄不知爲周人曾人而古泰誓文則謂是殷紂時人此就人論世者若就世論人如同一行役在宣王之世尹伯奇之弟尋兒而作黍離則爲友弟在平王之世東周大夫過西都而作黍離則爲勞臣友弟與勞臣各有論法同一宅憂而商世重總攝高宗諒陰至三年而猶不言是爲孝嗣周世重臨御康王受顧命甫七日而改服作誥行新王之禮是爲令君孝嗣與令君又各有論法所謂論世當如此

終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春晴稿
孫國𤣥天襄
沈鳳起軼九較

四書改錯十八

小詁大詁錯上

學

學之爲言效也

此小詁錯也特小詁不勝錯祇取數條略改之可類推矣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

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註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並無此訓即有時通效作做亦是虛字普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言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

雅言

雅常也

雅言作常言兼據詩書禮樂本先王四教亦名四術自入大學後樂正與諸士日夕誦說所云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者何待夫子曰語曰常言又曰常言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聲音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此如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玄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亦一節也特樂難言祇所執之禮文與詩書同四術闕一有故耳

執御

御爲人僕所執尤卑

御亦學問中事執之者言不使之博耳非謂其卑賤而易爲力也若曰爲人役則御雖稱僕如冉有僕類然太僕是周官名以大夫士爲之與隸僕不同故曲禮君命名雖賤人必大夫士自御之昏禮夫御妻至于自御御君長御父御師御戎亊御田長則職御所在並非人役即趙嬖奚詬王良賤工良亦反詬曰小人正以田獵職御御與射相抗故耳況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則此一執御不惟非賤役幷非幼學安得卑之

夫子矣之

矢誓也

此舊多不解孔安國謂是疑文若以矢爲誓則聖心坦白有何難明而必出于是且即誓字有必不然者誓者要約之名以求然言故盟戒曰誓約信曰誓訓將士曰誓皆與人照証約結後來並無有以一己已事剖辨是否名曰誓者若然則是叔世市井行跡瞹昧假詛詈以爲解說大無理矣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又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

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蓋不者不見也此此是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顏子卽始以見終子貢因此而識彼

此又錯者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祗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按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曰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于數爲小成若一事首尾則何足道至彼此對待則副貳之貳如周

禮獻賢能之書于王內史副之之貳是別一首訖與二不同故顏子知十必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覽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若子貢知二則當如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二三以上數目也何彼此之有

善人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善人以質言質美而未學者也

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

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卽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者也卽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未學者况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卽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未學之謂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

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
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錄者輒
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當舉坐皆齊聲
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
善惡何不可言皆嘿嘿而罷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
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改頭換面一概
瞞然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腫背此亦一也姑不具
舉卽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
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知之
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好學只是性善且即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一部尚書皆政治之書祇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主善爲師傅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攺之夫春秋以前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河間獻王博士組緝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解初不意聖學鋼蔽乃至如此

有天下而不與焉

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不與謂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爲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克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此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克己

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程氏曰須是克盡己私皆歸于禮

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妥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朱註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于是宋後字書皆註己作私引

論語克己復禮爲証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訓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二十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夫子既引此語以嘆楚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

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掊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尅不必戰勝況可詁私字也

天下歸仁

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為仁為字同若云效甚速而至

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稱名之義故曰名謂此眞善解歸字者若漢長安令楊輿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皆直用論語歸仁二字然而不嫌夸僭者以論語是文從來作稱名解無諱忌也信此則天下之歸亦祇言其易簡而無他巳耳何大效焉

作巫醫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爲之

巫醫非易事既知交鬼神寄死生而猶曰無恒不可為則是盜蹠不可熙帝載非過言也況周官司巫司醫皆士大夫為之何嘗是賤役耶此係古傳文論語與緇衣兩引之緇衣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曰爾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是夫子解此謂醫不能療筮不能決也作治也鄭康成曰不可以巫醫治之與不占而已義同

張文彬曰治巫醫是巫醫治之倒文或謂此作如作之君之作作此以治之然又多一轉不如竟以

作訓治爲直捷耳

爲周南名南 爲猶學也

此襲刑氏註然爲不訓學考諸書竝無其義嘗作學而說之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原作說詩即漢書劉歆傳謂建元經師或爲雅或爲頌亦以說雅說頌爲言則此不專說承上學字即以學兼說未爲不可此如曲禮主人請入爲席以整而兼設周禮世婦爲齍盛以主而兼餙國策東周欲爲稻以布植而兼與作一例

壹是

壹是一切也

壹是專壹在是如孟子志壹動氣穀梁傳壹明天子之禁與毛詩壹發五豝壹一通字不同若一切則便宜苟且之謂如漢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徼一切之勝皆苟且從事如以刀切物不顧長短惟佛家一切功德一切覺家解作大凡且讀砌不讀竊豈可訓矣或曰平帝紀一切論秩如真張敞傳願壹切受署亦似作大凡解然其本註皆言權補吏職草率行事則仍是苟且之意並無異解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有分屬固不得混稱治骨角治玉石且亦分治不連用又焉得曰既切復磋既琢復磨錯矣況治角亦錯考工記以治角爲䚡角若磋則毛亨詩傳治象曰磋顧野王玉篇磋者治象牙之名凡切韻廣韻以及集韻韻會諸釋字書並稱治象從無曰治角者

期月守

期月匝一月也

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爲難通矣葢期者復時之名謂自子月復至子月丑月復至丑月若一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尚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不守則雖顔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尚以守智責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千載寥寐可嘆之甚不知周歲曰期周日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知命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知命卽易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君子不言禍福況禍福無求知之理又且知亦已耳何必更信本文無信字也又且趨吉避凶正是君子正與小人之行險僥倖陷穽不避爲有別也又且論語末章極言知性命與中庸知天德孟子聞知見知知字相表裏而反以吉凶利害撇却正命則直認君子爲小人錯到底矣此在經典稽疑引辨甚明韓詩外傳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

禮智樂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此仁義禮智樂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如此則爾分東西我分上下各執一說此如朱子與陸子靜辨太極圖說辨之不勝輒曰請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此身所為事而乃以之誣孟子真笑話矣孟子曰水信以為無分東西乃亦不分上下乎人無不善水無不下東西流者下故也此以下句解上句一呼一轉正對針語非撇開語若曰誠不分東西則兩開矣無分者有所分也信者不信也此如舉者夷之章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信字一例凡辟異學多如此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然猶可也

自來經傳從無以然訓可者然是也如是也切法云

如言爲然猶不可爲叵然則然之非可猶之叵之非不然也況同然曰同可則尤不可也

張文葳曰或問先生同然者同以爲可何爲不可先生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請卽以孟子觀之同然猶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以爲可可乎且卽以本文觀之同然卽上文亦然也惟耳亦以爲可惟目亦以爲可可乎

楚之檮杌

檮杌惡獸名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檮杌凶人名古四凶之一卽春秋傳史克所云顓頊

有不才子名爲檮杌而國語內史過謂是鯀者此在楚史官竊其意以斥凶惡謂可以垂戒因借此名實則有名無義其檮杌二字不知何物一如傳所稱隤敳檮戭渾敦饕餮者故杜預註曰凶頑無儔匹之貌擬作形似而舊儒多事謂貌凶無匹是必人面獸行無與爲類因之僞造東方生神異經謂檮杌惡獸而賈公彥註周禮遂以惡獸入經註中苟論爾雅以後凡釋獸諸書並無此獸即以神異經觀之檮杌有別號一號難訓一號傲狠大傲狠明德不可教訓此正史克歷數凶人之罪狀也今記惡獸而即襲其言以

爲別號倣狠已矣獸有誰教訓而名曰難訓此可通乎乃後儒又多事謂不是獸名是惡木名以字屬木傍非丁傍也者木傍字書自說文玉篇後祗分註檮字杌字並無聯合檮杌爲一名之木至徐遂作說文註以說文檮字下註斷木者變而爲惡木且引楚檮杌聯合二字以爲名則八愷有檮戭名檮者斷木戭者長鎗也同一檮字而四凶是惡木八愷又是善木必無是理且檮之聯杌猶檮之聯戭也杌以檮而聯作一木則不知善木與善長鎗能聯合否又且爾雅序有不揆檮昧語檮是惡木昧又何物請聯合之

紾（孟子任人有問章）

紾兄之臂　紾戾也

但註紾爲戾仍不知戾是何解按儀禮人始死恐足繆戾難着屨繆戾者謂足轉紐不伸達也今紾臂當亦反扼其臂使轉紐如絢絞然卽謂之戾增韻以紾訓轉繩可驗

折枝

以長老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折草木之枝何用此二字見經史甚多未可故爲異解者以二字亦典故也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罷枝也此卑幼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同且是不爲非不能亦有明註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幼事尊長便屬媕諂故加爲長者三字若折草木枝卽爲人亦非難何必長者

蹙類

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

頞豈是額額豈可以蹙說文頞鼻莖也人凡憂戚則蹙鼻莖于眉宇之間即攢眉也若額則在頞上矣在頞上與上文疾首何異矣故吳諸葛恪傳折頞廣顙謂鼻根曲而額宇寬正頞額之辨至史蔡澤傳雕顏蹙齃齃即頞也然且字從鼻而易頁爲曷正以頁曷聲同而義則必在鼻也于額何與焉

張文薰曰逸雅額鄂也有垠鄂也頞鞍也偃折如鞍也此分析之有形模者可勿混矣

雖萬鎰

鎰二十兩也

此又襲趙註而錯者鎰古通作溢荀子千溢之寶韓非子鑠金千溢俱不計輕重之數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秦制改斤作溢則溢者斤之更名即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一斤註謂此周之金名而高帝賜張良金百溢註謂此遵秦制而爲言則一鎰爲一十六兩此確據矣若賈逵註國語以鎰爲二十四兩則準之銖兩之數二十四銖是一兩則二十四兩是一鎰此雖稍有見而未核實者若趙岐孟康作二十兩鄭玄作三十兩皆無據之言至喪大記朝一溢米暮

一溢米則溢字本搤字之通搤者握也即一握米也乃亦以銖兩爲註分升分合而皆不得嘗據律歷志合重一兩升重十兩若合分爲溢則一溢不過數錢即升分爲溢亦一溢不得滿十兩而正義亦以二十兩強註溢米妄矣或曰鎰者春秋戰國間均物之名在銖兩斤鈞石五權之外故世鮮知者此言得之

張文虎曰漢書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名史記蘇秦傳黃金千鎰司馬貞曰按一鎰一斤也則鎰十六兩明明指出而從來不曉必至今日始發之豈偶然事耶若左思吳都賦金溢磊砢劉

淵林註二十四兩此本之賈逵之註而賈逵是註亦不可考管見諸書說鎰字皆首載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自宋元明迄今字書韻書及大全講說等無不皆然竊疑國語祇有黃金四十鎰一語而韋昭註曰二十兩爲鎰並無二十四兩之說且諸書所引本文也本文焉有此既而觀枚乘七發射千鎰之重李善云賈逵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然後知國語無此文而賈逵是註亦於此始見讀書固無盡而諸書之難信不易讀有如是也至溢之通搤搤握也毛詩握聚其據也然小爾雅又曰兩手

曰掬一手曰溢則搤溢通矣此皆前此未發者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此下大詁錯也孝弟是仁本孟子所言甚明仁之實在事親則仁本孝弟也親親仁也則孝弟生仁也實者本也草木從實生猶仁從孝弟生也故諸書解此前後一轍如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則直用論語務本二字其他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序孝爲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本若李延壽孝義傳序謂仁之所資生房玄齡管子註謂仁從孝弟生則不惟本立甚明即道生亦甚明乃以千百年不易之聖經而一旦顛之倒之直反諸所言而經亡矣然且自爲訓詁改爲仁爲行仁改本作始夫本在字書自蒼頡文至說文玉篇切韻類並無訓始字者自程氏說出而宋之增廣韻註者直增始字一訓于本字下即字書亦亡矣猶幸本文具在本文兩本字上下相承無兩訓也孝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此二句係崇禎壬午科浙江試君子務本題其中式結尾有辨朱註如此

何者一時皆傳誦之

或曰始雖非本字然與本為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卽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則始反貼末卒反貼本何以解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志乎學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與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卽誠意慎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註學有所成謂

學至此有成立此知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自爲訓詁註解立作守則從來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愼獨忠恕絜矩作何守法此皆不知痛癢語也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

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貿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遡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今必牽連不惑謂不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謂此不惑知天是事理二字然不能顯然以事屬不惑又不能顯然謂不惑是理且又不能顯然謂不惑知天總是理則周章極矣註凡看層次必以當然所以然分別之實則

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八大學者意尚未誠第一層工夫尚未下手而先使之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大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十豈聖學大事全無定準可隨意改變如此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聲人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註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爲解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强耳耳順從心非生安不勉强也天下無生安而遲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證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即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况耳目故耳目俱爲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逆拂四體皆喻將洪範

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即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章大求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以身與物隔也耳順則不惟不蔽物且能通物禮運所謂大順即萬物從此皆感通矣若從心所欲則從不在心而在欲曲禮欲不可從原是從字虞書俾予從欲以治亦以欲爲從且正與絜矩有關合處聖人內

聖外王之學固是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節

張氏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

內外賓主四字發自張氏而宋儒紛紛闡發盈篇累帙不知總門面話無一咯知痛癢者夫仁從心生以心爲主而仁爲賓心內而仁外猶且不可若仁爲主而心爲賓仁內而心外則大乖聖學非夫子書穴道心不主道猶之人心不主欲天下無心與仁可迭爲賓主且分內外者告子不敢言仁外況心外乎心有出入而無內外以在外無寄頓處也仁則但有隱見

而并無出入以在內在外總無去留地也猶是一水而暫清久濁久清暫濁雖與清濁有合離而祇在水問體驗者自知已况賓主二字出自禪宗如所云相見分賓主一棒一喝分賓主從來儒門並無此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謂也　又曰仁字直聖字橫

聖仁雖異名而實無異請往在廬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聲入心通之謂也湖人揚恥菴曰如是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曰耳呈為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从貝

豈嘗貸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以經解字之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以心及物之謂聖與聽曰聰聰作謀之專屬耳者正當分別今此聖仁字亦應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為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為生之本而夏為養之末養祇遂生而春為資

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要之大學新民只在絜矩中庸成物只在誠身聖仁無兩學立達博濟無兩事一貫忠恕總以一心及物而已矣何理何地何橫何直何高遠卑邇于此認不清則聖道聖學到處兩橛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程氏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好學當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為善去不善而無貳過

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主善中事乃鋪張門面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此本俗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使不傳之謐在聖門弟子未易聞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況此實二氏之說如黃庭經五行相推人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直置不道可也

違宗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怒則不遷怒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再行則不貳過